

三世与三界

毛志成 著



台海出版社
Taihai Publishing House

三世与三界

毛志成 著

台海出版社

三世与三界

毛志成 著

撫摸經典罪徒的經

人類還能生存多久

台海出版社

Taiha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世与三界/毛志成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2.10
ISBN 7-80141-247-8

I. 三... II. 毛...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3561 号

书名/三世与三界

著者/毛志成

责任编辑/谢 香

装帧设计/李 尘

出版发行/台海出版社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制/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
规格/850×1168 毫米 印张/16.5 字数/360 千

版次/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141-247-8/I·68 定价: 26.00 元

台海出版社

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: 100009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三世与三界

——作者题记

儿童啼哭时，人们用美妙的童话去抚慰他。然而今天，讲述童话的人一代一代地死去了，童话本身也老了，新的童话读者刚一出生就打瞌睡了。于是，他们都一起去创造比童话聪明一万倍的神话——包括现代神话和未来神话。

这神话把儿童哺育成青年，把青年保健成壮年，把壮年催化成暮年。最后，他又丢弃了被高智能累得气喘吁吁的神话，回归于简单而稚气的童话。但睿智地解释现实世界，靠童话不成，靠神话也不成。靠谁呢？谁知道？

用现实的所有资料（包括生活资料和文化资料）来解释现实世界本身，我们仍然觉得知识不够。于是就要借用对历史的打捞和对未来的开采，借用对幻觉的臆造和对真实的显微，对神往的虚拟和对怀旧的吟咏。最后，我们往往用千年万里的远征避开了实际的咫尺前移。怎么办？几千年中大智人物写出的各种精言妙语铺天盖地，足可把地球覆盖十层，

但一切饱学读者在临终前说的最清醒的一句话却是：用表现欲鼓动起的一世远航，只因为忘记了携带必备的淡水，大海只能使我们每日咀嚼无边的干渴。

什么时候我们能将童话和神话、过去和未来、远征与回眸、飞行与徒步一起触摸，一起依偎，才能使我们在质朴的咀嚼和反刍中，无形地增长着可信的身高和体重。即使是匍匐式地前行一步，也可以减少我们由于陶醉迂回曲折而株连出的多余悲剧，绕开各种美妙的陷阱和绚丽的烟尘！

三世与三界自序

我把近一两年发表在多家杂志、报纸上的文字，选了一下，编了一下，打算出一本书。一时想不出书名，却抢先写了个序，有违常规。但反复审视、掂掇了我这些文字之后，觉得确也涉及了三世、三界的人和事。“三世”者，前世、现世、来世（也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）之谓也；“三界”者，民界、政界、文界（也称民事、政事、文事）之谓也。

这样说，自然是誉美之词。把话说得浅白一点，其实就是写了一堆杂七杂八的随笔。就作品类别或语言形式而论，有溯古，有辨今，有对很近的或很远的将来的揣臆；有纪实，有言论，有貌似游戏笔墨而实际上的严肃之言，有故作正经的说教而实际上的信口调侃。此外，有装作高深学者模样时舞弄古经洋典而过滤出的平庸浅陋，也有裸出文盲本色时从村言俚语中不经意参悟出的真禅大道。总之，此书是名副其实的杂书也。

我笔下的货色，就文墨质地而论，自然抑者众而扬者稀。不过，大都客观公正。只有稍许誉我者，往往使我徒增

汗颜。

举例说，天津有个在文界颇有声誉的刊物《文学自由谈》，我也为其提供过数十篇杂七杂八的文章。对我笔下的东西，同刊上别人随之写的读后感，大约有三种话：好话（即美言）；碎话（即闲议）；提醒话（即责备）。

好在上述作者都无恶意，我也能做到“荣辱不惊”。

例如此刊2000年4期150页上，有武永兴先生对我的一两句美言，誉之为“醍醐灌顶、坐受清凉，警世发聩、甘露洒心”云云。美言谁不愿听？明知一高兴便俗气，但我本人偏偏又雅不起来，只好即使脸红冒汗，也于冒汗中“心里美滋滋”。有时甚而认为，文人太雅都是虚伪的，“作秀”与“作态”压根儿就没区别。

还是在此刊上，2000年4期85页上，在方英文先生《胡读乱记》一文中，有“报纸作家印象”一段，将“名字在报纸上出现频率较高的作家”排排序，我居然抢到头把交椅，可谓“位压群雄（或群芳）”。但方先生对我的作品质量颇不以为然，皱眉于“教化多，余韵少”。读之我也有被赏光之感，毕竟坐了头把交椅嘛！至于“教化多，余韵少”，我很认账。我也想强化一点“韵”，奈何文技水平仅仅如此，想越级也很难。何况我也有迂见：眼下文坛太鄙弃“教化”，太热衷于表演其“韵”——包括风韵、神韵、辞韵、字韵。这是否是好事，真的难说。眼下世界，眼下社会，无论政界、财界、文界、艺界，造“韵”的本事越来越高，无论“余韵”还是“主韵”都近于过剩，乃至大大压倒了或曰横扫了一切“教化”（包括教人“善化”、“德化”、“廉化”、“清化”等等）；对此是继续与之一起“蹦迪”、“卡拉”、搞

“模仿秀”，还是傻乎乎也直通通地喊些“妈的世风怎么变成这样？真该想些改善办法了！”两者孰是孰非，孰优孰劣，连我本人也都糊涂着。“糊涂”者，智能不高之谓也，因之也必然“余韵少”也。前文是很公正的闲议，且多善意，我当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，力求尽量多加上一点“余韵”。

该刊隔了些时候，登了王开林先生的一文《毛先生你要小心了！》。文章中先是很善意地调侃我几句，说我的文章之多（与滥颇近缘——毛注）到了这种地步：“凡是有墨水在流的地方，都会见到毛氏的文章”。读了之后我也有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撑腰，虽然“以数量代质量”，也可醉于“数量”。萝卜白菜多了，来个“大甩卖，大处理”，也不会倒找钱。倒是开林先生抓住了我文章中的几个错字嘲讽我一番，我颇快快。有些字错了，确实罪责在我，但更多的是报刊、编辑、排印工弄错了。好在我现在已经“随波逐流”，不再惜字如宝。有些字写错或印错，只要意思无大误，就听之任之。我倒认为：其心其意、其情其趣都趋丑，趋邪，趋恶，该当成一件大事去关注，去干预。包括不要怕人家说你假正经，是唐·吉诃德，是傻×！

我也认真地或违心地给很多书写过序，总量也很可观。即使违心，也力求不要把话说得太假。尽量侧重于肯定该作者尚有文学兴趣本身的可贵，随之劝其几句继续努力、多少顾及一点于世有益（至少无害）之类的话。滥吹牛的事，特别是“有偿”性的给人写序，我几乎一件也未干过。这里说的“几乎”，自然不是“全部”。人家给我买一条普通烟或一包平常茶叶送来，也只好“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”了。稍有“超值”之嫌的“偿”，我断然回绝。不是故作清高，而是因

为我有种更迂执的看法和想法：每个文人，每个文人的一生行状，包括他的行为和文字，都无异于一篇序言。这样的序，加在一起就等于给世界作序，给社会作序，给时代作序，给人生作序，当然也给自己作序。易言之，都是用今日之行、今人之笔为前世之人行踪作跋，为现世之人的“来龙”作传，为来世之人的“去脉”作序。任何一段文字写得虚假、浮奢，都能成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表演了几千年也没有把戏演成经典戏、演成永恒性的“保留剧目”的原因。我时时为这样的事战栗惴惴。于是，就常常多了一些既无益又多余的恐惧感，尤怕貌似热闹但实属滑稽性的骚扰。

五六年前，我患脑病，在医院的病榻上住了半年多，神志时昏时醒。其间，有一位热情豪爽兼之甚多文趣的陌生青年贺雄飞来看望我。他是经营书业的，有意出版我一两本书。病中的我未很当真，也未把出书的事看得神圣。于是马马虎虎地将一堆曾登载过我文章的报纸、杂志剪了剪凑在一起送上了，不久便出版了。第一册很薄，书名为《上帝对地球人的最后谈话》。接到样书后，我从扉页上看到了一行话：这套丛书的顾问——余秋雨。我与余先生很陌生，虽然知其大名但未有深识。当然，沾光之意也是有的。后来，我的第二本颇厚一点的书《昔日的灵魂》即将出版，我见了刚刚设计的封面，上面竟然有这样的广告性文字：“南有余秋雨，北有毛志成”。翻开来，书中广告性的前言中又一次出现“南余北毛”之语。我当即就心里扑腾，通身冒了汗。也刻不容缓地对编书者贺雄飞同志说：这样做，高低不成！此后，这样的电话、见面也有几次，一再强调这样的“誉我之词”必须（后来无奈，妥协为“最好”）撤掉。虽然雄飞同

志一再说他与秋雨先生是朋友，但我还是对这样的广告词很“怕”，坐立不安，如闻不祥之兆。沾光之事有人可能为之喜，我绝对无此“共识”。如果我已达到与余先生相似的“仙级”人物的价码，彼此也是两类不同的“大仙”，天上的太白金星与地下的幽冥狱守岂有相同之处？如果我根本扒不到“仙”的边儿，若是虚捧我为仙岂非与骂我无异？然而这本书出版之后，封面、前言都未改。我只能认为我继续沾光，而沾光的滋味实在颇苦，一连几年都郁闷未减。于是索性不再客气，干脆以“鄙人也是一路大仙”自居，而且把胸脯子挺得高高的。既以“一路大仙”自居，就应当不怕有人追问：“你是哪路大仙？你写了几十年各式文字劳什子，涉及的是什么事、什么人？是什么样的仙言鬼语？”我答曰：三世、三界的人和事我都涉及！都关注！所使用的文字既有仙言又有鬼话！

写“三世”中的人和事，可以是名人名事，那样的文字往往叫作“史”（包括正史、野史、秘史）。写平凡的人和事，包括草芥之民的生平，写好了也大不易。难在你写的人和事虽然平凡，但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，或曰“经典性”。芸芸众生太多了，多如虫蚁。只因其永远是“这一群、这一伙、这一类”，从不具有“这一个”的特征，就没有资格被写（其实大人物也一样）。例如我的一篇长文《抚摸经典罪徒的化石》（被《读者》等多家杂志转载），回忆的都是已故（即前世）的凡人，依序为经典愚氓、经典土匪、经典叫花、经典地主、经典商贾、经典右派、经典左派、经典文人。这些人都不是一划拉一大堆的模式化人物，都有夺目的原创性、独特性，因之他们是“经典人物”。在经典日趋消亡的

年代，残存的经典人物只能属于“个别”。回忆他们，既可以强调个性人物的观瞻性，也可以使我们对现实世界愣一愣神，咀嚼一下经典消亡现象带给人间的苦涩。在我的同样文章中，也回眸和反刍了某些著名人物、大人物的昔日人生轨迹。当今天的人很“流行”、很“时髦”地随意而放肆地评议前世骸骨的时候，其实只是在强化我们自己的轻佻与平庸。再次读他们一次，深读几次，有时比我们吞食很多“最新草料”，更能使我们自己发育得健壮些，长得高些。我的文章中，有两则以虚拟方式写的长文，一则为《天堂演义》，写的是几千年中早已告别人间的名人在天上的交往；一则是古今放言式的《(天问) 征答》，写的是古神转化为现代神之后越发对现实世界表示迷惑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解。但愿今人的习惯性自负，能有一点另外的感悟。老子、庄子当年对人类的呼唤“从‘有’中回归于‘无’！”，那种卓识也许是对今天、对未来人类史的另一“迎头赶上”。

我所说的“三界”，无论理解为“鬼界”、“人界”、“神界”，还是另解为民界、政界、文界，都无妨的。无论什么“界”，根本的界定标准都是“人本身”。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，一切的幸福神话或灾难困扰，总根源就是“人本身”！我用了好多篇幅和文字扫描或透视了种种具体现象、大小道理，深层的意思都是在追问三个问题：造物主在制作人类的时候，使用了多少必备而精巧的工序？添加了多少既多余而又有害的材料？而又省略了多少基本而必须的部件？更为关键的是单凭人类自己或人性本身，是否真有能力改进人类自己和完善人类自己？

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这样事的本身，就是人类的

一种憨傻和可笑。但要改善世界，最不可靠的人往往是连这一点傻气也没有的精明人，反倒果真傻乎乎（而不是用“卖傻”来换取“有偿”）的痴文人多多少少对世界有一点补益。假如我的文字无力或无效，一个原因是由于我本不聪明而装聪明，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我痴得不真，有装疯卖傻而兼搞有偿表演之意。若问我到底是哪一种人？之所以难于回答，不仅在于我本身仍在糊涂，而且在于我是个非此非彼、亦此亦彼的“四不象”，既无像样的大智又无纯正的真痴，结果是：神往经典人物而最终总被经典人物鄙夷。

这样的序，有无必要去写吗？谁知道！

无论如何，我还要硬着头皮说：是为序。

目 录

- 三世与三界自序 / 001
- 抚摸经典罪徒的化石 / 001
- 天堂演义 / 026
- 人类还能生存多久 / 050
- “不得善终”论 / 062
- 别处死那匹马 / 071
- 我死过九次 / 078
- 某公一世 / 087
- 恶风伴随的雌蕊 / 095
- 大仙与狗 / 105
- 最后的虎种 / 114
- 俗世为何不容于卓人 / 122

目 录

- ◆ 回忆一个曾判死缓的女人/130
 - ◆ 万金项链/138
 - ◆ 抚摸死囚的体温/145
 - ◆ 跪拜,我们将增长身高/155
 - ◆ 笑的小史/163
 - ◆ 有人的死/167
 - ◆ 丽人来去/175
 - ◆ 滑稽,常使我们进入佳境/187
 - ◆ 王者之风及其他/195
 - ◆ 走过骸骨的磷光/205
 - ◆ 两个阴暗的物种/213
 - ◆ 官僚主义必然意味着血腥/223

目 录

- 战栗的文魂/228
- 世界病了,急需医治/236
- “可怜”二字最深奥/244
- 从“风马牛”说开去/250
- “天问”征答/259
- 题老子词/273
- 历史,何时告别一个“夺”字/276
- 在位者言/287
- 世界莫忘“谁干的”/293
- 没有唯心主义,谁来救世界/299
- 入伙·哗变·颠覆·招安/304
- 惟一的老舍/312

目 录

- 事后诸葛,有智者少/320
- 突然想起“破落户”/326
- 假如认真想走进东方/333
- 中国古今散文辨迹/341
- 某种文坛的陷落/352
- 反刍大观园/357
- 权当是寓言/365
- 文化,漂漂亮亮的几张皮/369
- 北京文学简史/374
- 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对话/384
- 治一治“多余文化”/390
- 文学已画句号的病变征兆/394